

长篇小说

桃花屋

《落花也风流》之一

王清心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* T 0 3 5 0 6 4 *



桃花屋

《落花也风流》之一

长篇小说

王清心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花屋/王清心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4

ISBN 7-5313-2088-6

I. 桃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912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180 千字 印张: 9 插页: 2

印数: 1—15 000 册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白 烨

封面画: 李勤学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责任校对: 杜守文

ISBN 7-5313-2088-6/1·1824 定价: 15.40 元

作者心里的花凋村

花凋人祖祖辈辈惜福知足，日子过得仔细、自在，属大德、大善。

花凋土地平整广阔，不肥不瘦，出力开垦，不需买卖，不需争夺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有穷富，合情理，不生深仇大恨。

花凋四季分明，天气平和，无大涝大旱，不信鬼神，不靠运气，只凭体力。

花凋人种自己家的田地，浇自己家的菜园，不藏奸耍滑，真心实力，有说笑歌号田园景象。

花凋人房屋自建，衣帽自织，邻里往来，只在浮面，不求深厚。

花凋人平实，有当无，无当有，丰年荒年当成平常年景过。农忙两千一稀，粗细参半，农闲两稀一干，粗多细少，就像脚下的平地，四平八稳，一眼望不到头尾。

花凋村家家有柴垛、锅屋、地窖，柴草垛上晴天也蒙油

纸，涂泥巴。老奶奶们说，久晴避久阴，雨雪十天半个月，灶膛也有干柴火。锅屋里，不放米面油盐酱醋，只有不怕水火的坛坛罐罐，酱菜咸蛋豆腐乳萝卜干，富人家还会有两串封鸡或是腊肉。这些坛坛罐罐，当年不开封，等到来年，存了新的，才吃旧的。遇到荒年灾季，口省肚挤，再穷的人家，也能撑过一季半年。

如果说花凋的柴垛、锅屋有德性，地窖里必藏禅机。霜降前后，大闺女小媳妇，洗手净面，选出不疤不烂的瓜果红薯萝卜大白菜，埋进地窖，留着冬天慢慢享用。花凋有几个手气好的，出了名，忙过自家，帮人家，四处邀请，八方尊重。也有几个臭手，腌菜长霉，地窖腐烂，遇到腌窖时节，臭手的女人只能站在一边，手指头不敢碰一下。

花凋人不好悲喜，离合聚散，依情顺缘，不痴迷苦恋：老死的，全家戴红花，说是做仙人去了；少年夭折的，叫讨债鬼，说是父母上辈子欠了他的账，这辈子还清，了结了；遇到青壮年病死暴死的，亲朋会劝鰥夫寡妇说，缘尽情了的，先走一步，你还得照常过日子；死了闺女的丈母娘，常把女婿的续弦收做干女儿；改嫁的媳妇，逢年过节，也会回来看望公婆。

花凋人心性平稳，见怪不怪，寡妇偷人、大闺女在家里养孩子、革命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推翻皇帝、打日本鬼子、打土豪分田地、大队小队人民公社，数不清的变动，多数折腾几月，少数议论两三天，日子还像从前一样。

花凋的日子是道是禅是仙缘，花凋的人如行云流水，如天地万物，自生自灭，千古长存。

▲ 作者心里的花凋村	1
一 老瞎子与小香香	1
二 第七个丫头叫白桃	20
三 天火	42
四 一个退婚，一个私奔	57
五 男孩小等	78
六 来了刘加林	95
七 十二与二十五	111
八 演样板戏	126
九 破身	147
十 小吴与小夏	170
十一 一物降一物	182
十二 老树新花	202
十三 考大学	218
十四 做小品	239
十五 考场上	256

一

老瞎子与小香香

民国二十三年，花凋下了一场大雪，平地上积了半人深的雪，太阳一照，百里方圆，如玉如晶，半透半明。晌午，北风里走来两个卖唱的，老头气色红润，鹤发童颜，眉弓突兀，两眼玉白没有黑仁。小女孩叫香香，跟在老瞎子身后，手拎大鼓，身背铺盖卷，伸手弓背，远看像只龟，近看像只草鸡，两腿细软，身子瘦小。她满脸菜黄，瞳仁枯糙无光，神情虚恍，一副未老先衰小模样。一老一小走了小半个月，脚下一马平川，眼前无起无伏，老瞎子说，如同人无生死，日月无明无暗。偶然遇上几个村落，黄泥墙茅草房，村头或破庙，或祠堂道观，村后常见水井水塘，就连草木果树也只有苦楝笨槐，香椿梧桐，桃李枣杏，家常几样。老瞎子说，这类景物，就像天上的太阳，习以为常，看见就像没看见一样。

以我看，走到小麦黄，头毛白，也遇不到一个大户，一

个大人物，舍得把钱花在说书唱曲这类风情事情上。香香伸头喘粗气，大一口，小一口，脸色白里透着黄。

你不知道，古书上说，这一带贵气灵气脂粉气重，出过许许多多、形形色色的高人真人奇人妙人好人坏人恶人。有昏庸国王、荒淫天子，响马英雄、风流才子，浪荡娘娘、妖媚贵妃，太后吃人不吐骨头，公主街头卖淫……这里战国时死过一个国王，夏朝毒死两个大王，两个天子篡位而上，四个皇后偷情，十二个宫女一起投河……老瞎子身轻嘴快，脚下生风，越走越快，越说越灵。

得得，又是古书上说！奇谈怪论，都是古书上说的，反正我不识字，古书由你编派了。昨天你说，这里土地平整广阔，不肥不瘦，出力开荒，不买卖，不争抢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，有穷有福，合情顺理，人与人不生深仇大恨。前天你说，这里人，种自己家的地，浇自己家的菜园，不藏奸耍滑，真心实力，有说笑歌号田园景象。你要是能睁开眼看看，就不会把牛皮吹炸了。这一带无山无水，无树无林，景物无趣，人也无趣，怎么能出非凡人物？

你不懂，这里景物属内秀，要用心才能体会。

什么景物，什么也没有。

眼前什么没有，心里才会生出虚情虚景，有时虚情虚景倒比实情实景还要动人。喏，你闻闻，这马尿多臊，牛粪多臭，有村子，这村子肥，大冬天还有饲料喂牲口。

香香环顾四周，说：前不见村，后不见店，远处白花花一片，我看不清楚什么肥瘦。

你闻闻，有股香味，三分脂粉，七分小葱炖肉的香味。

前面一定是花凋，是花凋！花凋人杰地灵，有个大财主。老瞎子张开鼻泡，转圈闻一遍，像野狗，呼呼往东蹿。

一会说臭，一会说香，你犯疯了？香香跌跌撞撞，追不上，喊不应，她放下铺盖卷，坐在上面生闷气。按平常，老瞎子会回来，又拉又扯，求她一起赶路。这一回，香香觉出异样，等了一会，抬头看，远处，冰雪上，老瞎子只有四五岁孩子一般大小。她提起铺盖，追了一个时辰，老瞎子突然不见了。她又往东走了一个时辰，眼前一亮，一面陡坡刀切一样直上直下拦在脚下，坡下，一片片房屋院落，四平八稳，错落有致。放眼远望，村前村后，一方方沟塘，一弯弯溪渠，水田旱地，雪白冰亮。坡下，有一片树林，树叶落尽，枝杈让冰冻包住，凌锥长短不齐，挂在枝头，北风里响铃一样晃动。香香连滚带爬下了坡，走近树林，夕阳西斜，天光半青半紫，烟雾水汽，飘飘袅袅，天宫一样虚假，没有人气。树林边上，有两间破草房，树林景致太大，太奇妙，破草房像个没娘的孩子孤苦无奈，没有脾气。

这树叫雪桃，皮雪白，肉雪白，一口咬下满口奶水，喷香甜嘴。

你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你，香香两腿一软，坐在树林边上，再不想动弹。

这树金贵，遇到风水宝地，阴阳平和才能开花结果。结桃季节，天要不冷不热，冷了桃子掉，热了桃树死，一棵接一棵，一死死一片。古书里说，这种树早绝种了。老瞎子从一棵树后的雪窝里冒出来，手系裤带，滔滔不绝说起来。他系了裤子，拽起香香，将她的脸按到一棵树上，说：你静下

心，憋住气，才能闻到这香味。

就你鼻子尖，我什么也闻不到。香香一棵棵闻过去，一直朝林子里走去。

你闻闻这棵，三分脂粉香，七分小葱炖肉味，哦，对了，跟你身上的汗味差不多一样。你过来，快过来——老瞎子手一扬，碰到树上，腕上玉镯碎成两段。他蹲下，两手在地上乱摸，摸到了碎玉，闷在那里不再说话。

是你鼻子里有鬼，自来香，你闻狗屎也是香的。香香朝草屋走去。

老瞎子将两段碎玉藏进棉袄口袋里，追上香香，说：这地方不好，我们走吧。

香香不理，走到房檐下，选一块干地，坐下来，说：你说花凋人平实，有当无，无当有，丰年荒年当成平常年景过，遇到荒年灾季，再穷的人家，也有半年余粮。你说花凋人祖祖辈辈惜福知足，日子过得仔细、自在，属大德、大善。你说花凋人肯粮食喂牛马，就肯拿粮食听书。

老瞎子说：往南十里是安子口，往北十里是公主坟，往东十里是东刘集，再往东二十里就是天子集。后天逢集，那里有几个开明财主，都有雅兴听书。

风一吹，我身上的汗干了，骨头缝里冷气乱钻。香香两手通红，拿到嘴上哈口热气，插进怀里，苦腔乞求：我走不动了，脚根子磨出了脓血，步步抓心挠肺一样，又疼又痒。

路上我给你抓。

我死活不走了。香香靠在墙上，腿伸直，臂举起，伸个懒腰，嗡嗡说道：这地方好眼熟，就像到家了，我浑身发

软，只想好好睡大觉。

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了。你人大心大，翅膀也硬了，我养不住你了。老瞎子说走就走，走走停停，听不到身后有动静，匆匆摸回来，香香已经不在房檐下。十五年来，香香头一回自作主张，他头一回耳鼻失灵，辨不出她的去向。他心惊肉跳，直觉兆头不好，玉镯不值几文钱，跟了他四十五年，沾了人气，有了灵性，就像他的指头，割舍不得。他越想越急越气，猛一转身，撞到树上，额头生出个鹅瘤，他抱住头，瞎眼里有水流出。

香香如同鱼入水，鸟归林，多年的浪子回了家，她眼熟路生，家家又像熟门熟路。她喜欢这里屋零散，这家与那家，隔了个菜园，或是一片果树，开门说话，邻家听不见，遇事一喊，又能清清楚楚。村头转到村尾，挨家挨户问一遍，香香脸上不再有笑，身上不再有热气。没人肯出一碗米面，一分半文，一听说书卖唱，一脸冷漠，摇头摆手也使虚劲。怪不得老瞎子说，这里人房屋自建，衣帽自织，邻里来往，只是浮面，不求深远。香香像根霜打的萝卜，蔫鼻子蔫眼，脚步没有力气，一屁股坐到房檐下。老瞎子辨出香香，沉住气，等她先说话。良久，她不开腔，他先软下来，手捂额头，柔声细气：死心了？走吧？天黑前还能赶到西刘集，那里也有一户大地主。

我累死了。

人只会饿死，不会累死。老瞎子拽香香站起来。

你就是嘴巴说烂，把我拽成两半，我也不走。香香挣开老瞎子，坐到地上抓痒。

破草屋里，白广大停住手里篾活，往门外一瞅，隔了老瞎子半个身子，瞅见一张黄巴巴小脸。她龇牙咧嘴，提劲吸气，像拽出一条肉虫，眼一闭，身子软在地上。他一惊，伸头说：一碗米米，两碗红豆豆，唱唱一场场。再加一碗米，给你唱两场。老瞎子像警犬，串进门里，伸颈勾头四处乱闻。

不不。

豆子多米少，吃了肠胀气，唱书时放屁不好。你要是嫌吃亏，我让香香帮你刮一天篾条子。老瞎子在篾条子之间走动，脚下不磕不绊。

香香？这名字听了头晕。结巴子心里盘算不清，多一张嘴，粮食够不够吃到小麦黄。

再加一碗米，兄弟你多编一只馍篓子，不就有了？老瞎子摸到屋正中，站定，张开鼻泡，东闻西吸。

你看我我……

你是篾匠，三十岁上下，孤人一个，两间草房，一把篾刀，无田无地，打鸡坷拉也是邻居家地里拣来的。老瞎子说到此处一笑，满嘴牙花子鲜红汪亮。白广大贴近老瞎子的脸，见他瞳仁雪白冰亮，迸裂出许多星光，像蜻蜓眼睛。老瞎子两眼一眨一转，咕吱吱有声有响。老瞎子一把抓住结巴子的手，摸了正面摸反面，连蒙加猜说：你一急就口吃，心里想得多，嘴慢跟不上，上句没说完，下句又挤到了嗓门口，磕磕绊绊，头尾接不上。你大力如牛，上百斤重的篾条，手拎肩扛，腰腿不软……

结巴子干急无汗，一堆话堵在嗓门后，太拥挤，一个字

也挤不出来。

老瞎子唱书一样，越说嘴越滑溜：你不高，一把抓住，两头不露梢。你天庭饱满，地廓方圆，眉眼平平，北人南相，五岳朝天，桃花印中堂。你前半辈子犯北斗，克父克母，孤苦伶仃。你下半辈子犯桃花，是是非非，热热闹闹，到死都有女人纠缠……

女人？你看见见，你眼眼……结巴子格格笑起来，三岁孩子一样。

我心里有眼，耳朵里有眼，后脑勺心尖上都有眼。你看见的我看见，你看不见我也能看见。你不说，我也能知道你从小无爹无娘，吃百家饭，穿百衲衣，七转八折流落他乡，无根无底，虚度时光。

胡胡说……结巴子结巴了半晌，脑门上冒出一层细汗，突兀爽爽快快说出一句：我奶奶有桃桃园。老瞎子伸长脖子，雁一样嘎嘎大笑说：再加一碗米，今晚我给你唱段《娃娃草》。结巴子无端脸一红，甩开老瞎子，扭头问香香，不加，你唱唱不唱？香香说，唱，老瞎子说：不加也成，你让我们在这将就一夜。

香香提起铺盖，拉住老瞎子就走：住处找到了，藕塘东边有个四间草屋，一个大院子前后隔开，看上去像道观，又像尼姑庵，老姑子叫我们住香火后客房，她说，救急不救贫，遮风避雪可以，天放晴就得移走。老瞎子忙问：是道姑还是佛姑？香香说：我不知道。说话时，我伸头往里看，老姑子住的两间大斋，空空荡荡，没有经书，也没神仙佛像。这姑子剃光头，穿灰棉袍，正脸看像姑子，侧脸看像道士，

老不老，少不少，看不出多大年纪。说来也怪，这姑子手背上刺个蓝色牛眼……

蓝色牛眼？是左眼还是右眼？

像左眼，又像右眼。

追究起来，她与我妈是同宗。她叫云鹤，或是叫云燕，她祖上精通滋阴补阳房中术，教过乾隆铁蛋功，御赐“云雨仙人”。她父亲会炼百花丹，吃了红颜永驻，长生不老。慈禧招他进宫，炼了三年，揭开盖子，一团炭黑，臭气熏天。女皇命他将祖传的秘方呈上来，他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女王一笑说：我就是天。他还嘴硬，招致满门抄斩。那年云鹤、云燕五岁，双胞胎，祖母将秘方分成两半，缝进两个孩子内衣夹层里，又在两人手背各刺一只牛眼，以防走散，日后辨认。祖母将两个孙女交于脚行道士，连夜逃出京城。传说，脚行道士遇害，两个女孩，一个流落风尘，一个削发为尼，成了仙人。今日有缘与这位仙人相会，来生再瞎一回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香香说：老姑子有言在先，我们住后房，独门独道，有锅有灶，前后互不打扰。老瞎子说：道家讲无为，佛家讲随缘，我从小仰慕她，如今千里他乡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不论她是道姑还是佛姑，都不能拂了这份机缘。香香说：剃头挑子一头热，你仰慕人家，人家不仰慕你，有机缘，无心情，见了跟不见一般生分。

两人说说笑笑，自从走进道观大院，老瞎子不敢再喘大气。庭院偌大，没有一草一木，前后四间草房，没有一窗一门开向大院，大院是盲院，只有一段矮墙，插腿可以迈进去。老瞎子摸摸索索，前后绕墙走一圈，前后两屋，一动一

静，动中有静，静极生动。前房里，木鱼声声，他侧耳听了一会，浑身发热，心烦意乱。后房像一池冻死的水，他身上的热气一下子就让它抽干吸尽。他说，清冷。他闻到一缕烛烟。香香抱怨：一眨一闪，像鬼火。他一屁股坐到板床上，再没提起拜会老姑子的事情。

当晚开唱，结巴子家里外两间草房挤满了人。香香操琴，老瞎子一手敲鼓，一手打竹板子。拉过了过门，老瞎子一锤定音，举起竹板，连击数下，慢下来，唱道：话说那天大风起，桃花乱飘，迷眼睛。山上山下是桃树，横看不到头，竖看不到尾，站低处往上看，花山花岭直铺天庭，站高处往下看，花河花海，红浪滚滚。（说）你们往东看，云鹤脚脖子走酸，脚底板踩玻璃碴子一般疼痛。她脱下绣鞋，倚坐树下，小脚搁到一堆花瓣上面。她松了裹布，红乎乎，白晶晶，一排排水泡闪亮。她折了一根桃条刺，挑破一个个水泡，身心一阵舒畅，举目四望。头顶上，枝枝杈杈，一摇三晃；地上面，斑斑点点，太阳洒在花瓣上。她伸手解下胸衣，松了裙带，斜身躺下，头枕花瓣，小凤眼一觑，迷迷糊糊，进了梦乡。

老瞎子，站起来，问道：各位要问，哪家的千金小姐是疯是傻，为何睡在这荒山野地？且听我慢慢道来（琴拉过门，鼓起板响，老瞎子说唱）。这一天正中晌，云鹤在东厢房廊檐下绣鸳鸯，瞥见后妈拉住她爹，闪进西厢房。云鹤踮起脚尖，扭过去，耳朵贴到窗纸上。后妈说，这人家业底子厚是厚，只是年纪太大，与云鹤不般配。爹说：酸秀才刘春

生皮薄肉嫩，他能拿出这对金元宝吗？后妈叹气说：山前山后，你有百亩桃园，十亩粮田，哪里缺两个金元宝？好歹也得让云鹤与那男人照个面，点个头，托个媒，再收下聘金也不迟。爹大干咳一声，高声说：我生她养她十七年，要谁点头？后妈有了哭腔，嗓门像堵了一团棉花糖。她说：我是后妈，虽说你做主，到头来亲戚邻居，背后还是戳我的脊梁骨。爹甩手就走，身后放下一句话：这事不用你管！云鹤绕到前院，拉过小弟问：媒婆又领来个歪瓜还是烂枣子？小弟弟先笑后说：又矮又胖，又黑又麻，秤砣鼻子，绿豆眼，走路像只赖蛤蟆，哈哈。云鹤一揉，小弟弟跌倒在地，又哭又叫。云鹤绕到前屋后窗口，往里一看，那男人背对窗，脸冲亮，后脑勺滚圆，两边支棱着一对猫耳朵。她走进门窗，迎面朝那男人一看，叫一声，我的妈，噗嗤喷笑，跑出家门。

琴声鼓声戛然止住，老瞎子伸开脖颈，粗声唱道：天黑了，风停了，桃树林里，花瓣子三三两两，相约飘落。有一片，不偏不斜，落到云鹤嘴边，她迷迷糊糊舔进嘴里，甜丝丝，软绵绵，一股苦香劈心穿过，肚肠饿得咕咕叫。（说）她睁开眼睛，乌天黑地，树枝像鬼，影影绰绰，东摇西晃。她爬起来，撞到树上，花落纷纷，一声干咳，将自己吓出一身冷汗。她稳住神，辨了方向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眼前还是树影晃动，她无可奈何，坐在地上发呆。怕过头，反倒不怕，静到极处，反倒生出响动。风吹汗干，毛发竖立，花瓣落地，她听得一清二楚。萤火虫亮到这亮到那，野花野草吐绿放香，爬虫飞蛾交媾合欢，山石枯木啪啪作响。她仰起头，心里一亮，盯住北斗星方向，又走了一个时辰，远处有

鸡叫，山下有火把，星星点点向山上移动。她身子一松，瘫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刘秀才把她背回家，她昏睡三天三夜醒来，如同毒箭封喉，钩挂鱼鳃，整日不出声音。后妈说：这丫头让小鬼迷了路，丢了魂灵，爹只好把那门亲事暂时搁下。那一年，桃纽一夜间，纷纷落地，爹焚香驱邪，后妈吃素念经，云鹤整日绣花描云，躲在闺房不出门。后妈起了疑心，明察暗访，找不出破绽。云鹤不吐不呕，不偏食，不喜酸辣，月月有经血，脸若桃花，白里泛红。到底还是后妈眼尖，立夏那天，云鹤躲在屋里擦澡，从门缝里往里一看，如银盆倒扣在肚子上一般。爹将她拉到她亲妈的牌位前，将她跪下，手拎一只鞋，站在一边问：是谁的骨血？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！云鹤摇摇头，她爹劈头盖脸抽鞋底，云鹤咬紧牙关，满嘴咯嘣响。打一阵，骂一阵，他爹又问：那晚，你在桃园过夜，可是那穷秀才干得好事？云鹤咽下鼻血，摇摇头。他爹还要打，后妈拉住他说：也许是病，别委屈了你闺女。第二天，他爹忍痛割爱，称五分银子，请来了徐半仙，除妖驱鬼，烧香念咒，桃条抽，艾叶熏，折腾几天几夜，肚子反而越来越大。她爹一急，又称出五分银子，让后妈带领云鹤去求老郎中。老郎中望闻问切之后，一扇大耳贴在云鹤的肚脐上听了一袋烟工夫。后妈问，可有动静？老郎中摇头说：有行云流水之声，没有血脉跳动。老郎中命云鹤四肢撑地，马样趴在床上，自己拱进云鹤身下，横摸竖揉一会。后妈问：可摸到硬物？老郎中说：有棉团丝绒柔软，没有肢体骨骼硬物。后妈说：开花能结果，夏草能变成冬虫，人不做那事，可会受孕坐胎？老郎中道：先父听他先父